



张 于 / 编著

画布上的情书

Love letters in canvas

莫 迪 利 阿 尼



莫迪利阿尼没有被人当作架上绘画的一位造物者，他不是盟主和旗手，他以他笔下那些暖艳修长的裸体，迷离慵倦的意态和斑斓的色彩，让我们不定期地回到了20世纪这个病态的时代。表现出一个犹太画家所特有的焦虑，以及紧张和理智主义给作品染上的破灭幻想。可以说，莫迪利阿尼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新的绘画语言，而是一种“新的战栗”。

莫迪利阿尼是哲学家斯宾沙诺的后裔，他在分散我们的古典记忆的同时，在20世纪最伟大的肖像画大师之中，他又给了我们鲜明的甄别方式——他的所有肖像画宛如画的是一家人。

在人类最柔妙的面孔里，他的肖像为人类提供了一张性格图表——人们欣赏莫迪利阿尼而不希望他有摹仿者。

 安徽文艺出版社



画布上的情书

张于 / 编著



莫迪利阿尼

在20世纪初的世界美术史上，阿梅德奥·莫迪里阿尼无疑是最富于传奇色彩，他不仅被记录到成千上万的著作中，而且还多次被搬上舞台和银幕，成为美术史上伟大的肖像画大师。1884年生于意大利，少年时游离于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的美术馆和“裸体画学校”。1906年来到巴黎，在毕加索的建议下搬到了艺术街区蒙马特，一生在贫苦中卖画度日，并且依赖大麻、爱情和幻觉维持着灿烂的画风。1920年，英年37岁，猝然死于脑膜炎。



目 录



莫迪利阿尼一人与神话(序)	1
一、从里窝那到巴黎(1884年—1909年)	9
二、我们俩不会道别(1910年—1911年)	29
三、庞帕多尔夫人(1914年—1916年)	49
四、画布上的情书(1917年—1920年)	69
五、扇子,或一个折合的象征(1919年—1920年)	89
六、楼梯上的陌生人(1920年)	101
附 录:莫迪利阿尼年表	126

莫迪利阿尼——人与神话(序)

在 20 世纪初的世界美术史上,阿梅德奥·莫迪利阿尼并不代表神。

莫迪利阿尼虽然置身于巴黎——新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原始艺术、野兽派的旋涡中心,但他不像毕加索、马蒂斯、勃拉克或是第一次大战后的康定斯基、克利那样,在视觉上成为绘画革命的旗手和盟主。他们走上了高高的祭坛,以架上绘画的名义开宗立派,把一个个展览会当成一部行将记载的绘画史。莫迪利阿尼游离于所有的艺术流派之外,走在巴黎街头像个的独行侠,不时向新艺术观念投去冷冷的一瞥,时髦的流派转眼就成明日黄花。他在通往焚毁之路,带着 15 世纪意大利的艺术精神,他像失败的战神一样,被人写入成千上万的著作中,或者把他的神奇故事搬上舞台和银幕,仿佛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肖像画大师是出于神性。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莫迪利阿尼要造裸体女神?为什么他把人的颈子画得像天鹅一样?为什么所有的人物肖像都像一家人?为什么他不是死于疾病而死于不被承认?为什么一个早夭的传统画家,一再给予我们猝不及防的战栗?为什么他用暖色的调子画出了人们那一种远离尘世的冷漠?为什么从来他就不画风景?为什么他的爱情都是那样的灼热而又是那样的短暂?——难道这就是莫迪利阿尼的魅力所在?

而时间遮蔽了我们的判断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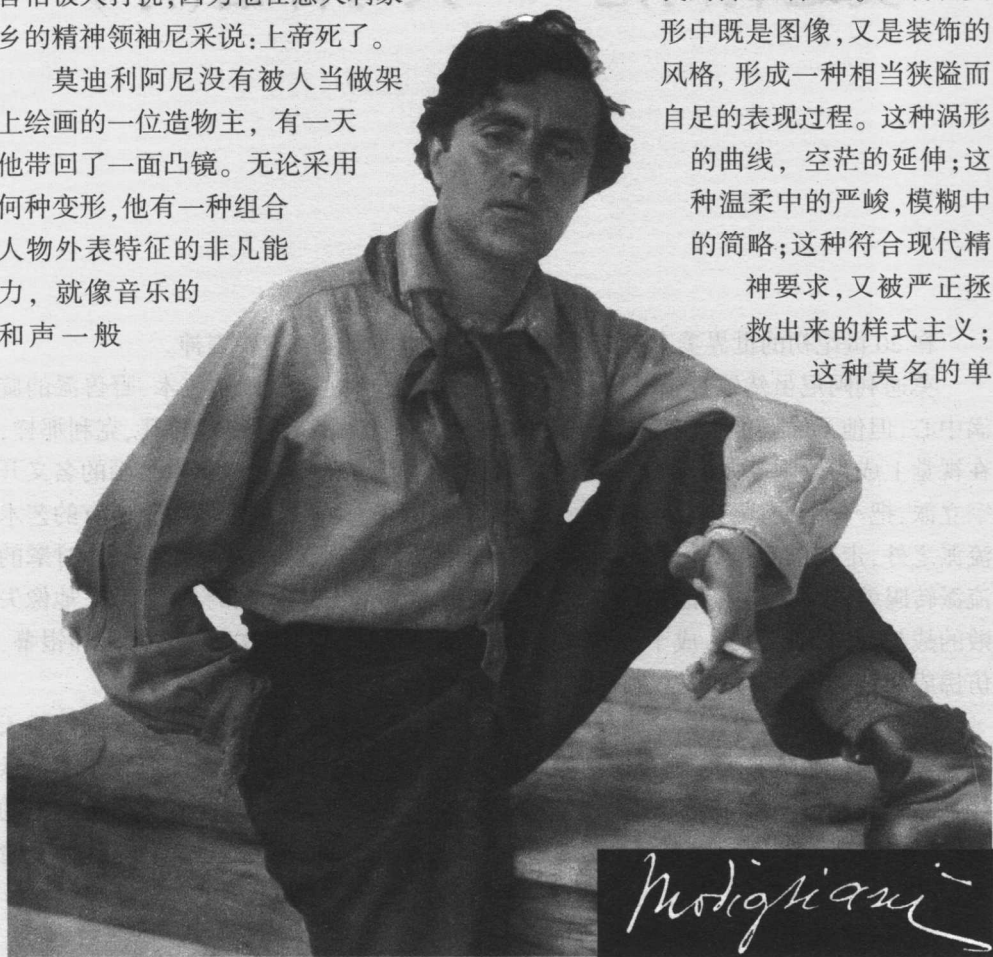


画布上的情书

莫迪利阿尼——一个浪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衣冠楚楚的酒鬼——一个波提切利式的舞者——一个不画眼珠的肖像画大师——一个非洲原始艺术的中毒者……每当他不能确认自己的时候,他就携带着他的肖像,在大地上梦游,在睡眠朦胧的水面泅渡,他寻找着适合自己的模特儿,悄悄地在他们的脸庞打上标记。他害怕被人打扰,因为他在意大利家乡的精神领袖尼采说:上帝死了。

莫迪利阿尼没有被人当做架上绘画的一位造物主,有一天他带回了一面凸镜。无论采用何种变形,他有一种组合人物外表特征的非凡能力,就像音乐的和声一般

找到自己的位置。人物在变形中既是图像,又是装饰的风格,形成一种相当狭隘而自足的表现过程。这种涡形的曲线,空茫的延伸;这种温柔中的严峻,模糊中的简略;这种符合现代精神要求,又被严正拯救出来的样式主义;这种莫名的单



英俊潇洒的莫迪在 1909 年



纯和贵族的持重气质；这种对景写生的形式，把莫迪利阿尼引向了一条写生表现主义之路——这就是人们欣赏莫迪利阿尼而不希望他有摹仿者的原因。

他的绘画成功地履行了一个艺术家的贡张欲望，他坐在暗中，打来一束追光，用一个福音书上的声音，讲述那些存在于人类命运之中的永恒哀愁。而莫迪利阿尼却在生活和绘画中相互诋毁，又相互作用，就像卡尔维诺的小说——《分成两半的子爵》。他的一生，在贫苦中卖画度日，依赖大麻、爱情和幻觉维持着灿烂的画风。从意大利到巴黎，他的生活是混乱的，苦涩的，他要依靠画商和行情来选择生活。有一次，他执意要卖一双拖鞋给一个和他一样穷的画家，才能羞然出门。他放弃了媚俗的肖像画定单，几乎不去考虑巴黎的流行风格，这让他的画商举步维艰，无所适从，大量积压的油画纷纷拿来冲抵咖啡店、肉店、旅店的赊账。虽然，他不是观念艺术家，他的画在当时也只能卖到几十法郎一幅，但是那些画自足、恬静，充满着异样温情，并不因为五官的变形而损害了美感，他的到来为人类展示了一扇楚楚动人的窗棂——只要你望一眼这些画就会不忍离去。

一幅画如果是一个灵魂，那么这个灵魂可以自由移动，不需要栖居，不需要吃饭。如果一个人能够精简成灵魂，无疑是莫迪利阿尼的最大渴望。

莫迪利阿尼的女儿让娜写了一本书《莫迪



莫迪的女儿让娜·莫迪利阿尼在整理父亲的遗作



经得起端详的让娜 1917 布面油画 89×50 私人收藏



画布上的情书

利阿尼：人与神话》。她不能靠回忆来完成这部著作，因为她父亲 36 岁死于脑膜炎的时候，她才一岁零两个月；她的母亲也不能告诉她什么，因为她比莫迪利阿尼只多活了两天。让娜只有依靠阅读父亲的遗作，奔跑在画廊之间来连接一些事件。她父亲的画在舍弃空间感的同时，为她保留了时间的次序。

37 岁对于天才画家来说不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拉斐尔、劳特累克、凡·高都夭折于这个年龄。他们的画曾经给了莫迪利阿尼非常直接的影响，许多美术评论家都公认这一点。

1520 年 4 月 6 日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大师拉斐尔暴病而亡，他匆匆写下遗书，要葬在罗马的圣贤祠，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息着拉斐尔，他活着——大自然害怕被征服。”——拉斐尔给了莫迪利阿尼永恒的母性主题。

1901 年 9 月 9 日清晨，在巴黎近郊的努伊依医院，一个显示高度酒精中毒症状，下身畸形的病人躺在病榻上，他就是法国绘画奇才劳特累克，已经永远地关闭了眼睛。——劳特累克启发了莫迪利阿尼用面部特征刻画人物内心的表现主义手法。

1890 年 7 月凡·高在法国阿尔地区的一块麦田里开枪自杀。——凡·高和莫迪利阿尼的家族一样，有着严重的精神病遗传史，惟一挥洒不尽的激情又是他们共同的财富。

而莫迪利阿尼并没有成为自杀者，他并没有死于 37 岁，而是提前了一年的时间去了天国。虽然这一生厄运缠身，他却拒绝在画中具体表现酗酒、吸毒、噩梦等令人不安的主题，致使他的风格，从保守出发，一直采用温良有序的表现技法，通往他的暖色王国。他代表了残酷的现实，搅和着疾病和深刻的内心焦虑；他在黑暗中待得太久，越发渴望光明，于是在画幅里苦心经营着一种平衡、雅致的效果——一种脆弱的理想主义。这就使他看起来更像诗人兰波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他人。”

莫迪利阿尼在死亡的最后时刻，终于忍不住号啕大哭：“你们既然不需要，我还画这些该死的画干什么？”他死于绝望，也死于一种幻觉——长期沉溺于波提切利似的长颈子而不能自拔。在画中，拉长的颈子也许是一个象征，天鹅用她长长的颈子来表达，在濒死的时候发出绝唱。莫迪利阿尼让他的绘画进入了一个更为内在的区域，他在提炼优雅与哀婉、美丽与惆怅的代表性符号。当这种提炼成为形成了惯性，每一张画都在引起内心的冲突和自我怜悯。画家沉溺在大麻的幻觉中，当他拉长颈身关



在 13 岁画的素描自画像 1898-1901 炭笔画



波提切利的油画名作《维纳斯的诞生》

系的时候,就听到了天鹅的哀歌。他扮演一个并不完全的宿命论者,只是为了让时间充满图像,而不是要让它崩溃。正如莫迪利阿尼的女儿所说的:“尽管他们的人生并不见得幸福,但是他们却是人性本质中美与善的强有力的证人。”

莫迪利阿尼成为现代象征艺术的祭奠品,又在缤纷而至的各种表现主义当中,获得了一次延续。他的一生都在造裸体女神,或者说他在女人中间寻找女神。1910 年他在巴黎遇到了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她的体态轻盈而修长,就像波提切利画的维纳斯。从此,他的裸女画组成了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如莫奈的睡莲,凡·高的向日葵,修拉的大碗岛。画家有必要重申着立场,对单一题材着迷,以此检验现存世界的独立力量。他那种略显病态的拉长手法,总是使女人的轮廓线流畅而又准确,几乎觉察不到层次的肉色调子,给人以丰满、灵动的体积感。躯干往往也被过分拉长,但没有怪诞变形的感觉,反而有种田园诗般的沉静和优美。那些裸女,在题材上与画家的内心拉近了距离。

莫迪利阿尼从小被称为“小波提切利”,13 岁时画的素描就可以跟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媲美。当他第一次看到波提切利的油画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就被



画布上的情书

流露出的预感似的幽怨着迷。维纳斯诞生于大海里的泡沫,而泡沫来自一个天神被切断的阳物,每年四月初的那几天,便是维纳斯的生日,她站在开合不定的扇贝上,风神把她的胴体款款吹送,在那水天间的陆地,象征繁殖的橘子树正在结实。莫迪利阿尼从那时起,发誓要造一座女神,哪怕是一个的怪胎,同样有一种优雅和烂熟欲颓的哀愁;同样拉长的脖子,同样会脉脉温情。许多年来,从形到神,从技法到内涵,莫迪利阿尼与波提切利所共同投射出来的气质,大都具有颓废的唯美主义趋向。只是,莫迪利阿尼的裸女更为妖艳,更为真挚。

每当他的所有肖像画组成一个回顾展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人类的性格图谱。它们自行排列着,不假思索。这些用手语交谈的“少数民族”,被赋予一种知觉敏感的特点,它们围坐在一个家庭里,却又准确地吐露出各自的美丽、怪癖和弱点。它们的手伸到了画框之外,传递着一种名叫哀愁的疾病。

随着莫迪利阿尼的死,这个家族就停止了繁衍和生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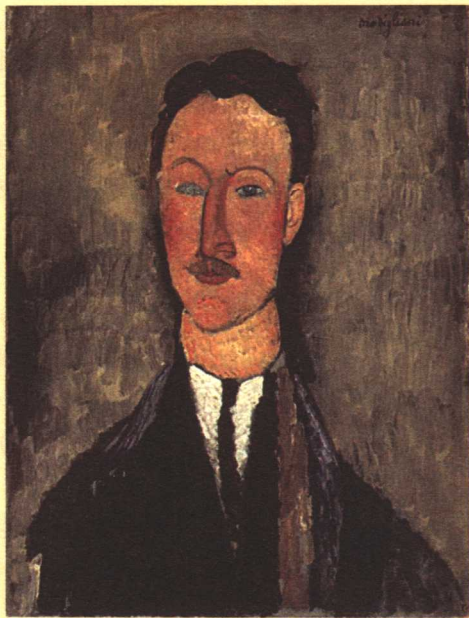
莫迪利阿尼在给画家莱奥波尔德·苏尔瓦热画肖像时,他把苏尔瓦热画成睁着



1980年10月26日法国邮政局发行的首日封,以此纪念莫迪在巴黎度过的辉煌岁月



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苏尔瓦热问他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莫迪利阿尼回答说:“因为你用一只眼睛看见外部世界,而用另一只眼睛看见你自己的内部。”而他在画儿童的时候,通常把儿童们画成是眼睛睁开的;而在给艺术家、诗人和其他特殊人物画肖像时,他通常画成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莫迪利阿尼给不同人物画画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同。也许,他画的本来就不是人所熟悉的现实,而是一个又一个梦魇。有时,莫迪利阿尼的画是关于某一个人——梦的解析,以及他的隐衷和回答。梦也许表达了人的本来面目,当时时间停顿而模特又摆动不已的时候,莫迪利阿尼一定是一个心灵捕手——这个世界只需要冥想,被画者闭上眼睛或者是泪眼朦胧也许会看得更远。



莱奥波尔德·苏尔瓦热 1916
布面油画 60×43 私人收藏

莫迪利阿尼擅长于凝视一个人内心的涟漪,特别是那些转眼即逝的细节,一旦捕捉到手,就会听到了画布呼吸声。而大自然的水光常常显得不真实,根本不需要洞悉——这恐怕就是他从来不画风景的原因。版画家埃舍尔自称就是无法面对模特的对视而转画风景的。尽管莫迪利阿尼没有提出任何学术理论,也未创立任何学派,要在一夜之间成为心灵捕手,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可能莫迪利阿尼的思想里,密布着诡秘、幽玄的暗道,他会在一瞬间用他的方式直达灵魂的深处。他的画让我们如此着迷,却让我们找不到原因。

莫迪利阿尼从小深受尼采等人影响,质疑公认的价值,推崇个人直觉和诗意,他的心除了探秘之外就是想去看天外翱翔。阿赫玛托娃曾这样回忆:莫迪利阿尼对飞行员很感兴趣,有一次,他当真满怀欣喜结识到了一位飞行员后,却大失所望。他不明白,



画布上的情书

对于一个没有想象力的飞行者,他的天空有什么用。一个飞行家有权利向往更多的自由空间,每当莫迪利阿尼对一个物体长时间的凝视之后,就会感到沉重和疲惫,渐渐地他要产生一些翩翩的梦想——天空才应该是惟一的落脚处。

莫迪利阿尼经常给阿赫玛托娃朗诵波特莱尔的一首名诗《信天翁》,他喜欢这首贴近身世的诗,从这首诗里看到了自己成长的烦恼和一种宿命。也许,这首诗才是我们走近莫迪利阿尼的最后通道:

水手们常常是为了开心取乐,
捉住信天翁,这些海上的飞禽,
它们懒懒地追寻陪伴着旅客,
而船是在苦涩的深渊上滑进。

一当水手们将其放在甲板上,
这些青天之王,既笨拙又羞惭,
就可怜地垂下了雪白的翅膀,
仿佛两只桨拖在它们的身边。

这有翼的旅行者多么的萎靡,
往日何其健美,而今丑陋可笑!
有的水手用烟斗戏弄它的嘴,
有的又跛着脚学这残废的鸟!

诗人啊就好像这位云中之君,
出没于暴风雨,敢把弓手笑看;
一旦落地,就被嘘声围得紧紧,
长羽大翼,反而使它步履艰难。

一从里窝那到巴黎

1884年-1909年





一、从里窝那到巴黎



莫迪在里窝那的故居

阿梅德奥·莫迪利阿尼 1884 年 7 月 12 日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里窝那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的家族是西葡属犹太人,早年生活在西班牙,因信奉犹太教而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被迫来到里窝那定居。里窝那的生活环境宽松,充满自由空气,莫迪利阿尼的先辈凭着犹太人的天生精明和辛勤劳动,很快就发家致富了。据说,他们的一位祖辈还当过法兰西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拿破仑·波拿巴的顾问,这使得家族倍感光荣。而莫迪利阿尼出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却破产了,幸好意大利有一条法律:禁止没收正在分娩妇女的财产,莫迪利阿尼的啼哭把债权人挡在了门外。阿梅德奥的意大利语的意思是“上帝的宠儿”。

莫迪出生的里窝那对犹太人十分的宽容,他的祖父在这里开过银行。



画布上的情书

莫迪利阿尼从小喜欢画画。上小学时,他把时间多用在画画上面,母亲及早发现了他的艺术天赋,最终成为他向艺术方面发展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尽管家庭经济并不宽裕,但她还是支持他的绘画爱好,莫迪利阿尼也深深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因此他发誓要刻苦学习来报答母亲。

1898年,一场大病初愈之后,莫迪利阿尼被允许辍学。这年夏天,他被送到在里窝那画家古列尔莫·米切利那里,学习意大利色块画派的传统风景,以及肖像、静物和裸体草图的基础美术训练。在米切利的美术班上,他初次接触到了色块画派的手法,但因为贪玩好耍,成绩并不突出,对老师正规传授的一些技法不甚用心。米切利本人擅长于风景画,但莫迪利阿尼对此并不感兴趣,相反,他却对人物肖像画充满了热情,常常研究模特的各种形态和神情,然后从不同的角度画草图。但不管怎样,他在米切利那里学到的美术基本功为他后来的人物肖像画打下了基础。这段时间,他的作品几乎都是速写和素描,只留下了一幅叫做《托斯卡纳风景》的油画。





1902年5月7日,莫迪利阿尼注册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裸体画学校学习裸体素描。这所艺术学院始建于16世纪,教程非常严格而正规。在这里,他初次接受了学院派的正规教育。在乔万尼·法托里教授的指导下,他加深了对色块画派的认识。除正规课程之外,他每天坚持人体写生,同时访遍了佛罗伦萨的博物美术馆和教堂,学习意大利艺术传统和艺术创新之间,但他最后解决了这个冲突,即以先锋派风格来创作传统的人像主题。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的文化艺术之都,在1865—1871年间还一度成为意大利王国的首都。它的艺术传统非常悠久,留下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以其丰富多彩的艺术和建筑闻名于世。它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孕育了大批艺术家,众多艺术大师在这里留下了作品,如波提切利的《春》、《维纳斯的诞生》;拉斐尔的《圣母像》;提香的《佛罗拉》;米凯朗琪罗的《大卫》、《晨》、《暮》、《昼》、《夜》;多纳太罗的《先知者》;还有马萨乔、乌切洛……。从13世纪起,佛罗伦萨画家杜乔最终将哥特式雕塑的写实风格和拜占庭的明暗透明法结合起来,被视为西方绘画的开创性大师。从杜乔生活的时代起,艺术家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上留下姓名。两百年后,波提切利成为了最伟大的画家,线条的优美,淡淡的哀愁和伤感,他创造的艺术形象接近于诗。

在莫迪利阿尼的少年时代,他父亲已戏称他“小波提切利”。后来人们不断从两者画作中找到相似之处,如浓烈的装饰意味,苍白的肌肤,出神的大眼。他们两人都颇有文学造诣,波提切利曾为但丁作品写



莫迪在二十个月时和他保姆在一起



古列尔莫在给莫迪上素描课



里窝那画家古列尔莫·米切利自画像